

學問

集二

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
本科生畢業論文選

一九九七年十二月

學問

二集

中國中央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
本科七年級論文題

一九四七年十二月

學問

集二

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
本科生畢業論文選

一九九七年十二月

問學二集

- 出版發行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
香港新界沙田
電話：(852) 2609 7074
傳真：(852) 2603 6048
- 編 輯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
《問學二集》編輯委員會
- 封面設計 馬桂鴻
- 排版印刷 聯興設計排版社
香港灣仔馬師道金國大廈5字樓1號室
電話：2892 0879
傳真：2838 3113
- 版 次 1997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- 定 價 港幣120元
- 國際書號 ISBN 962-85009-3-7

《問學二集》編輯委員會

黃繼持 (主席)

楊鍾基 (秘書)

陳雄根

鄧仕樑

黃耀堃

《問學二集》前言

鄧仕樑

八十年代中期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恢復了畢業論文的要求。本系教師付出了大量心力，指導專題研究；同學大都踴躍從事，以期在學術上達到一定的水平。回顧十年來的成績，我們深慶努力並沒有白費。

一九九四年本系出版《問學初集》，刊登了一九八七年以來部分優秀的論文。「問學」有取於問業學習之意。「初集」表示第一次結集，我們希望繼續出版二集、三集，以至於多集。《初集》出版後，頗受學術界賢達稱許和鼓勵。本年度本系議決再用有限的資源，出版《問學二集》，刊登過去幾年間的論文。

今天社會上不少人慨歎中文水平大不如前。其實我們系內的老師和大多數同學，都是恪守本業，勉力於教學、研究、學習的。《問學二集》顯示了我們近年教學和學習的成果。同學的論文，說不上很成熟很有創見，但大抵能表現獨立研究的能力，在方法學上也切合現代學術的要求。從研究的範圍，也可見本系語言與文學並重、古典與現代並重的宗旨。盼望海內外學者專家，繼續給我們批評和指導，更盼望論文集以後能夠繼續出版，而且水平得以提高，不負社會的期望。

一九九七年十月序於沙田

目錄

《問學二集》前言	鄧仕樑	
周原甲骨「𠩺 子 未 終」考辨	陳潔珊	1
燕國璽印文字研究	丘寶怡	35
馬王堆漢墓帛書《老子》乙本卷前古佚書之用韻探討	鄭家恩	67
《天問》中有關鯀、禹治水的傳說	林雪梅	97
蘇武、李陵詩歷代評價研究	嚴宇樂	119
唐朝金陵懷古詩	林健霞	149
韓愈墓誌文研究	羅裕安	177
許學夷《詩源辯體》「靖節詩自為一源」說探微	李美鳳	199
《儒林外史》結構問題綜論	呂 斌	229
論太平天国檄文之特質及價值	司徒國健	253
三毛作品中的華夏傳統意識及其藝術表現	呂嘉雯	283
台灣鄉土文學的異質之作——王禎和《玫瑰玫瑰我愛你》探析	黃念欣	311
以《大說謊家》為例論張大春後設小說的特色	陳潔儀	339
出版說明		

周原甲骨「雞子來歸」考辨

陳潔珊

一、引言

李學勤指出：「五十年代起，西周甲骨已先後出土幾批，但主要的還是近年陝西岐山、扶風兩縣間周原遺址的出土品。」¹ 周原鳳雛一萬多片西周甲骨是研究周初歷史、文化彌足珍貴的第一手資料。這批甲骨引起學術界的重視：徐中舒、陳全方、徐錫臺、張光直、王宇信等相繼深入考索。西周甲骨的研究也成為甲骨學研究領域的一個新焦點。

二、雞假借為箕

周原三十一號窖穴二號卜甲刻文：

「唯衣（殷）雞子來降其執眾 𠄎（厥）史」

「才（在）旃爾卜曰南宮𠄎其乍（作）」²

此片卜辭中之「雞」字，徐中舒、陳全方、張光直等皆以為是「箕」的假借字。³ 《說文》：「雞，知時畜也。從隹，奚聲。𠄎籀文雞，從鳥。」⁴ 《甲骨文編》雞下收十五文，作「𠄎」、「𠄎」、「𠄎」等形。⁵ 《甲骨文字典》雞下收九文，作「𠄎」、「𠄎」、「𠄎」、「𠄎」等形。⁶ 徐中舒以為雞字象雞形，或加聲符奚。⁷ 徐氏釋雞為地名，⁸ 為人名，⁹ 或用其鳥名本義。¹⁰

「箕」，《說文》：「箕，簸也。從竹，𠄎象形。下其丌也。」下錄古文籀文：「𠄎 古文箕省。𠄎 亦古文箕。𠄎 亦古文箕。𠄎 籀文箕。𠄎 籀文箕。」¹¹ 甲骨文箕字作「𠄎」、「𠄎」、「𠄎」等形。¹² 徐中舒以為箕字象箕形，為箕之初文，並且

認為「𠂔」、「𠂕」從𠂔從𠂕，與《說文》箕字籀文作𠂔者形近，疑是箕之初文。¹³ 𠂔字從𠂕，與籀文從𠂔者稍異，蓋𠂔之省，徐說可從。

金文箕字作「𠂔」，《金文篇》所收箕字有「𠂔」、「𠂕」、「𠂖」、「𠂗」等形。¹⁴ 知金文箕、其二字尚未分化。

甲骨文及金文之其字一般用為箕字的借字，然則周原三十一號窖穴二號卜甲的雞字，又何獨釋箕字呢？徐中舒以為雞、箕二字古音分屬支、之部，合韻故可通假。¹⁵ 陳全方亦斷定「雞」即箕字，但陳氏沒有舉出證據。¹⁶ 我們要提出的疑問是：同片卜甲有兩個「𠂔」、「𠂕」字，也就是甲文常見的其字，又何以不借「𠂔」為箕字，而偏要把右旁筆刻漫漶的「𠂔」字說成箕字的借字？

近人尚久孝對甲骨文中假借的條件提出過新意見，以為一般說，假借一定要具備與字義無關、音同或音近及有語言事實為證三個條件，後者尤其重要。¹⁷ 尚氏以為音同或音近雖是假借條件之一，但不能反過來說凡是音同或音近的字都是假借字。¹⁸

「雞」與「箕」字確是字義無關而音近的字，但是文獻未見雞、箕通用之例。¹⁹ 「箕」的初文既為「其」，已見於此片卜甲刻辭，為甚麼要把沒有先例的「雞」借用作箕字，豈非舍近圖遠？

三、「雞子」即「箕子」？

(1) 「箕子」說

徐中舒、陳全方釋「雞」為「箕」，也許是與「雞」字下綴的「子」字有關。釋「雞」為「箕」，再與「子」字綴合便為「箕子」。加上上文「衣」字可讀為殷，「衣雞子」三字便可釋為「殷箕子」。²⁰ 徐中舒據《禮記》說明「衣雞子」便是「殷箕子」：

《禮記·中庸疏》引鄭康成說：「齊人言殷聲如衣。」又《呂氏春秋·慎大覽》高誘注：「今兗州人謂殷氏皆如衣」，是古讀殷如衣之證。雞箕古支之合韻，是雞箕通用之證。²¹

案徐氏引《禮記·中庸疏》，見〈中庸〉：「武王纘大王、王季、文王之緒，壹戎衣而有天下」句下孔《疏》，²² 〈呂覽〉見〈慎大覽〉：「商不變肆，親鄰如夏」句下高注。²³ 徐氏既以「衣雞子」即「殷箕子」為立論的基點，並且視這片卜甲為箕子朝周的證據。²⁴ 陳全方、張光直兩家均從徐說。²⁵ 張光直甚至以為箕子是可以降神，

有溝通天地本領的巫師。²⁶

考殷墟卜辭未見「箕子」一詞，只商末黃組卜辭有「彛侯」、「彛侯缶」等詞。²⁷ 李學勤以為「彛」即箕字，因為商周之際的金文，「彛侯」或「彛」，有的字從「己」，有的作象形的「𠄎」，合於《說文》古文。李氏還以為這很可能是箕子的「箕」。²⁸ 李學勤早已有「彛侯」即箕子的說法：

《亞盃》和北洞的方鼎，族氏都是「彛侯，亞𠄎」²⁹，以「彛侯」為氏，即彛侯的支裔。商末的彛侯見帝乙帝辛卜辭《前》2.2.6，³⁰ 和周朝所封的姜姓彛侯（即紀）無關。……商代彛侯的封地應在沙河附近。我們認為商末的彛就是文獻中微、箕的箕。銅器銘文中「彛侯，亞𠄎」每每省作「𠄎，亞𠄎」。……銘文中的「𠄎」就是「箕」字，有時則借用相通的「彛」字。微、箕都在商王畿內，箕即《左傳》僖卅三年的箕，閻若璩等都認為在今山西榆社南的箕城鎮，正和沙河上游相去不遠³¹。³²

丁山也有與李學勤一致的看法。丁氏引《前》2.2.6，³³ 《續》3.30.6，³⁴ 《甲》2877，³⁵ 《燕大》634 為據，³⁶ 以為甲骨文中的「彛侯」就是箕子。³⁷ 並且以《禮記·王制疏》引《鄭志》之說為據，³⁸ 以證「子」是「王子」、「公子」的簡稱，不是爵名，所以箕子在甲骨文裏稱「箕侯」。箕子之爵，在商代稱侯。³⁹

考《無彛簋》的「彛」可省作「其」。《無彛簋》傳世同銘者四器。⁴⁰ 《無彛簋一》，「無彛」字蓋器各四見，「彛」字皆作「𠄎」。⁴¹ 《無彛簋三》，第一、第三個「彛」字作「𠄎」，第二個作「𠄎」，第四個作「𠄎」。《無彛簋四》，四個「彛」字皆不同形，分別作「𠄎」、「𠄎」、「𠄎」、「𠄎」。⁴² 雖然「彛」可省作「其」，但「彛侯」是否箕子，猶待確考。李學勤指出「𠄎」就是「箕」字，還是很有說服力的。

(2) 文獻中箕子的身份

《論語·微子篇》：「微子去之，箕子為之奴，比干諫而死。孔子曰：『殷有三仁焉。』」⁴³ 《尚書·序》：「武王勝殷，殺受立武庚。以箕子歸作《洪範》。」⁴⁴ 《洪範》：「惟十有三祀，王訪於箕子。」⁴⁵ 據《論語》和《尚書》的記載，這位殷紂的賢臣——被孔子譽為「三仁」之一的箕子，在武王克殷後，曾向武王提供治國的意見。《史記·宋微子世家》及《殷本紀》均記載：殷紂淫佚，箕子諫不聽，乃披髮佯狂為奴。及後武王克殷，釋箕子之囚。⁴⁶ 《周本紀》也有武王釋箕子囚的記載，⁴⁷ 可見佯狂為奴的箕子，仍不免為紂所囚。接著還描述武王訪問箕子，及二人間的諮詢關係：

「武王已克殷，後二年，問箕子殷所以亡。箕子不忍言殷惡，以存亡國宜告。武王亦醜，故問以天道。」⁴⁷

箕子是商紂諸父，⁴⁸曾任何職，經傳並無直接記載，只賴《史記》及後世注疏參考。《尚書·微子》記載微子與父師、少師談論殷國的亂敗情況，⁴⁹「微子若曰，父師、少師」句下孔《傳》云：「父師太師、三公，箕子也。少師、孤卿，比干。」⁵⁰《史記》並不以父師、少師為箕子、比干，⁵¹而認為是抱祭樂器奔周的疵和彊：「紂昏亂暴虐滋甚，殺王子比干，囚箕子。太師疵、⁵²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。」⁵³但孔《傳》對後世尚書家影響很大。

孫星衍引班固說：「遷書〈微子篇〉多古文說。」並以為史公不以父師、少師為箕子、比干，蓋是時比干死，箕子囚，不在父師、少師之位，不得勸微子行。⁵⁴皇侃引鄭《注》「三公也」句下作：「時箕子為之奴」，則鄭亦不以箕子為父師。⁵⁵孫星衍書引鄭《注》「為之」下脫「奴」字，⁵⁶近人屈萬里、⁵⁷丁山、⁵⁸朱廷獻，⁵⁹並從孫氏奪「奴」字，遂以鄭玄亦云箕子為父師。

尚書學者：孫星衍、皮錫瑞、⁶⁰吳闓生、⁶¹孫森⁶²等均從司馬遷說。孔穎達、⁶³朱熹、⁶⁴屈萬里、⁶⁵朱廷獻⁶⁶等則從孔安國說。王國維云：「父師少師，今文尚書家以父師為箕子，少師為比干。但古文家，則以謂父師名疵，少師名彊，以為另有其人。《論語》：『太師摯適齊——少師陽，擊磬襄，入於海。』古文家不以為魯之樂官，而以為殷末之樂官；摯即疵，陽即彊，聲相近也。」⁶⁷王氏以今古文家之異說存之。

曾運乾提出異於上文兩種意見的看法：「唯就本文細繹，時比干實為父師、箕子實為少師。《漢書·五行志》謂箕子在父師位，乃比干既死以後事也。本文父師所語皆比干語。所云刻子即箕子。」⁶⁸近人丁山亦從曾說。⁶⁹

不論今古文家之異說，箕子曾任父師則是事實，殷末箕子為奴亦無可疑。近人張光直卻說箕子是能降神的巫師，張氏之說是從《尚書·洪範》引申出來的：

《尚書·洪範》記載周武王十三年（克殷後二年）武王訪于箕子，箕子教他「彝倫攸敘」，其中便包括著「稽疑」，即卜筮之道，和「庶徵」，即解釋天象徵兆，便都是巫師的專長。……周原甲文「唯衣雞子來降」就是說殷的箕子來舉行降神儀式。⁷⁰

對〈洪範〉的內容，李學勤有不同理解，他認為箕子所陳述的內涵是天人的關係：

《史記·宋世家》說武王問箕子以天道，是以〈洪範〉為講天道的書。這裏的一段雖專論卜筮，其思想內涵卻是天人之間的關係。王有重要疑難之時，在自己思考之外，要徵詢群臣和民眾的意願，也要通過卜筮探知天命神意。……箕子所陳述的天道，正是繼承著這種尊神、事神的傳統。⁷¹

李氏從中國古代的尊神事神的傳統來解釋〈洪範〉的內容，顯然比張光直來得近理。

四、奚雞一字異形

徐錫臺、蔡哲茂釋卜甲中的「𠩺」字為奚字，先弄清了甲骨文中奚、雞二字，有助我們了解下章有關「雞子」即「奚子」的說法。

朱歧祥以為「𠩺」、「𠩺」、「𠩺」是一字異形：

𠩺，從爪執人之編髮，隸作奚。……晚期卜辭用為殷王田狩地名……與 𠩺 字或同屬一字異體。……𠩺，從鳥奚聲，隸作鷄，篆文作雞。……晚期卜辭用為王田狩地，地多狼群；或即奚字繁體。⁷²

朱氏以為 𠩺，從人，首作編髮，示奚隸之意，隸定作「奚」。並且認為奚字有增爪作「奚」，復增鳥旁作「雞」的。⁷³ 朱氏以《前》2.43.3及《續》3.10.3為據，⁷⁴ 認為三字同為晚期卜辭中殷王田狩地，常有狼群出沒。由同作「田奚，往來亡災」的辭例可證奚、奚、雞是一字異形。⁷⁵

考 𠩺 字葉玉森隸定作「率」。⁷⁶ 金恆祥以為「𠩺」不當釋「率」。金氏雖然同意羅振玉釋 𠩺 為率，但他認為卜辭的 𠩺，形與率類，而義與率異，非率字。⁷⁷ 姚孝遂隸定作𠩺。⁷⁸ 劉興隆亦釋作「𠩺」：「𠩺、𠩺均人形，允字也。𠩺、𠩺均以允作聲之沝字，即今沝字。」⁷⁹ 又：「𠩺，從 𠩺 或省作 𠩺，從一人或繁作二人義同。疑為𠩺之省文。」⁸⁰

考 𠩺 或隸定作「率」，如葉玉森；或作「𠩺」，如姚孝遂、劉興隆，都不以之為「奚」或「雞」字之異形或省體，朱說恐未確。

《說文》：「奚，大腹也。從大𠩺省聲。𠩺籀文系字。」⁸¹ 奚字甲骨文作「𠩺」、「𠩺」、「𠩺」、「𠩺」等形。⁸² 《周禮·天官冢宰》：「奚三百人」句下鄭《注》：「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，其少才知以為奚。」⁸³ 〈春官宗伯〉：「守祧奄八人，

女桃每廟二人，奚四人。」鄭《注》：「奚、女奴也。」⁸⁴ 此知奚字為奴隸義。

中央研究院發掘殷墟，曾得陶俑有編髮辮者，其長髮自頂中結起，而四周皆剃，與一九三九年安陽出土玉人頭同類。⁸⁵ 于省吾云：「其頭下連頸，頸圍約如拇指，頭上象清人鬍髮留辮形。予審視頗久，其頂部留髮處作圓形，髮文歷歷……《史記·西南夷傳》：『皆編髮隨畜遷徙。』……然則奚字上象以手提髮辮之形，當非繩索之類矣。」⁸⁶ 于氏又據《尚書大傳·高宗彤日》：「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」之文力證與商代同時之其他方國已有編髮之制。⁸⁷

嚴一萍以為奚為羌種異族。嚴氏以為俘異族為奴是古代社會常事。《周禮》訓奴的「奚」字，起源為異族之俘虜編髮為辮以示識別，亦便牽繫，故有從彡作「𡵓」之形。並引于省吾說為據，證明殷商時代，奚編髮為辮。⁸⁸ 循此可考知奚字古義。

據嚴一萍考釋，殷周甲骨文中「奚」字有作地名、國名、人名或犧牲。⁸⁹ 嚴氏以為第五期卜辭的「奚」是地名，懷疑是夏車正奚仲古國之遺。⁹⁰

如果羅振玉所說卜辭中雞字「皆象雞形，或增奚聲」之說可信。⁹¹ 那末朱氏說「奚復增鳥旁作雞」便是本末倒置。孫海波、金恆祥、徐中舒、劉興隆，⁹² 都不以「雞」為奚字的異形或繁體。李棣〈殷帝辛田雞獲玃解〉列舉的辭例，雞字均從鳥（或隹）從奚，也沒有說明「雞」是奚字的異形或繁體。⁹³ 朱歧祥以𡵓、奚、雞為一字異形，有待進一步的考證。

卜辭文例中，𡵓、奚、雞為人名或地名。據李學勤考釋，𡵓、奚、雞是三個不同地方。雞，山名，與榆距三日程，⁹⁴ 與寔距三日程。⁹⁵ 奚，地名，與寔距五日程。⁹⁶ 李氏隸𡵓作「兗」，地名，鄰於敦，⁹⁷ 與牢距一日內程，⁹⁸ 而牢與榆距三日程。⁹⁹ 若𡵓、奚、雞為一字異形，三者該為同一個地方，然而此與事實不符，朱說恐未確。

由此可證奚、雞非異體字，然雞字屬見紐支部，奚字屬匣紐支部，二字同部，可通假。《淮南子·主術》：「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。」《群書治要》、《意林》、《太平御覽·樂部七》引雞作奚。¹⁰⁰ 既然「雞」可作「奚」，卜甲中的「雞子」是「奚子」嗎？

五、「雞子」即「奚子」？

(1) 「奚子」說

徐錫臺釋卜甲的「𠩺」為奚字，以為與殷墟卜辭中的奚字相近。¹⁰¹ 考徐氏例舉的字形：𠩺、𠩺，¹⁰² 與卜甲中的「𠩺」字相去甚遠。卜甲中的「𠩺」右旁作「𠩺」，這是卜辭中奚字沒有的，很明顯是雞字。徐氏以為「𠩺」與奚字形相似，恐未確。但是雞、奚二字可以通假，徐氏釋雞為奚亦無不可，然此乃假借關係，與二字的字形無關。

徐錫臺以為卜甲中的「衣雞子」即「殷奚子」，其先祖奚仲為夏車正，仲虺為湯左相：

「奚子」本是殷商統治集團的貴族，他對殷紂王荒淫無道，十分不滿，而對周文王、武王的作為卻十分讚賞……於是，他率領其屬吏投降了周。「奚子」的先祖奚仲於夏時為車正，如《呂氏春秋·君守》云：「奚仲作車」……而「奚仲」又為薛之祖，如《左傳》定公元年云：「薛之皇祖，奚仲居薛，以為夏車正，奚仲遷於邳，仲虺居薛，以為湯左相」；《尚書·仲虺之誥》孔安國《傳》云：「自三股而還，仲虺為湯左相，奚仲之後。」¹⁰³

徐氏並且根據《國語·周語》所載的摯、囑二國為奚仲之後，摯國大任為王季妃，生文王：

《國語·周語》云：「昔摯、囑之國也，周大任也」，注：「摯囑二國任姓，奚（子）仲虺之後，大任之子也，王季之妃，文王之母也」；¹⁰⁴ 《詩》云：「摯仲氏任」。¹⁰⁵

可惜徐氏為了要突出「奚子」一詞，竟把韋昭注文裏的「奚仲」改作「奚子」。（辯詳下節）徐氏又推測奚子降周後，其子孫可能被周王封於甘肅靈臺，如甘肅靈臺白草坡周初墓中出土的青銅方鼎銘文中有「陟伯乍寶鬲彝」語。¹⁰⁶

蔡哲茂亦釋作「殷奚子」，以為「奚子」即奚地君長的後代：

奚，為殷王經常田獵往來之地。此殷奚子可能即殷卜辭奚地之君長的後代，本為殷王朝政權中之權貴。¹⁰⁷

徐錫臺與蔡哲茂均以為卜甲中的「雞子」是「奚子」。蔡氏以為是奚地君長的後代，因此稱奚子；徐氏進一步指奚子是奚仲之後，並認為是「陟伯」的先祖。以下兩

節我們將會探討「奚子」的身份，他與「奚伯」的關係。

(2) 文獻中「奚子」的身份

據嚴一萍、林滢、孫森所考，奚為商代的部族或方國，¹⁰⁸「奚子」可以是奚族的領袖或君長嗎？一般部族的領袖或君長未必可以稱為「子」。周原十一號窖穴八十三號卜甲有：「曰今秋楚子來告父後哉」，¹⁰⁹文獻有「微子」、「箕子」，「子」是爵位之稱，因此「奚子」該是有一定地位的人。那麼「奚子」是奚仲的後代嗎？

奚仲是黃帝之後，姓任。《左傳》定公元年：「薛宰曰：『薛之皇祖奚仲居薛，以為夏車正。』」¹¹⁰隱公十一年：「滕侯、薛侯來朝」句下孔穎達《疏》：「薛任姓，黃帝之苗裔，奚仲封為薛侯，今魯國薛縣是也。」¹¹¹《新唐書·宰相世系》：「任姓出自黃帝少子禹陽，受封於任，因以為姓。十二世孫奚仲，為夏車正，更封於薛。又十二世孫仲虺，為湯左相。」¹¹²故以薛始封黃帝後奚仲。《重訂路史全本》謂奚仲之子吉光始封於薛。¹¹³考陳槃書並存二說。¹¹⁴

《通志·氏族略》薛氏：「任姓，黃帝之孫，顓帝少子陽封於任，故以為姓。」又：「臣扈、祖己皆仲虺之胄也。祖己七世孫曰成，徙國於摯，更號摯國。女大任生周文王。至武王克商，復封為薛侯。」¹¹⁵是謂春秋之薛，乃奚仲七世孫成，武王時所封，非奚仲之舊。¹¹⁶

關於薛國的轉徙，陳槃以為雷氏《竹書義證》所論甚詳：「如雷此說，是薛本居薛城，即今山東滕縣西南四十里。後遷邳，亦曰下邳，故城在今江蘇邳縣東。旋又遷上邳，即仲虺城也，在薛城之西三十里。春秋以後又遷下邳。戰國時則仍居薛城，以至于亡也。」¹¹⁷陳氏據《竹書義證》云：「薛即《漢志》之薛縣，夏奚仲之故封也。」又謂：「奚仲本封于仲虺城東三十里之故薛城。……後奚仲遷于下邳，地在今之邳州。案即今江蘇邳縣。……仲虺為湯左相，遷于薛城之西三十里，是為上邳，即仲虺城也，俗謂之斗城，周之薛侯，皆居此也。」又：「（戰國時）薛因齊人逼處，復遷居下邳……是年，以下邳封成侯驪忌，邳仍遷于奚仲所居之薛城，統薛、郭之地而皆被以徐州之名，以為田忌之食邑，使檀子守之，而薛乃自此日替矣。……至（齊）宣王之世，更東北侵魯之常邑而并于薛，以封田文，而薛乃滅絕。」¹¹⁸

陳槃據雷氏所考，以為薛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滕縣西南四十里。我們要提出的疑問是：武王克商，奚仲的後代復封為薛侯，為何卜甲中要稱「奚子」而不稱「薛侯」或「薛子」呢？卜甲記載的資料有限，文獻亦無「奚子」曾率領其屬吏降周的記載，我們如何判定「雞子」就是「奚子」呢？《國語·周語》：「昔摯、疇之國也，由大任」句

下韋昭《注》：「摯、疇二國，任姓，奚仲、仲虺之後」云云。¹¹⁹ 徐錫臺易「奚仲」為「奚子」，不知何據。那麼又何足以推論「奚子」是奚仲之後呢？

(3)「奚子」與「𡵓伯」的關係

徐錫臺所指甘肅靈臺白草坡出土的《𡵓白方鼎》，器內壁鑄銘文：「𡵓白（伯）乍（作）寶鬲彝」。¹²⁰ 𡵓從阜從𠂔，徐氏以為「𠂔」與奚字相似，故隸定作「𡵓」，以為是奚仲的後代。¹²¹ 奚字象以手牽搯罪隸髮辮之形，¹²² 金文作「𠂔」、「𠂔」、「𠂔」、「𠂔」、「𠂔」等形，¹²³ 均從爪形或手形的。「𡵓」右旁與奚字絕不相同，「𠂔」不是爪形或手形，疑是「𠂔」（目）的省形。考民、𠂔、𠂔從目的字俱可省作「𠂔」、「𠂔」、「𠂔」等形。¹²⁴

〈甘肅靈臺白草坡西周墓〉一文隸定作「𡵓」，以為是地名：「𡵓，右半從手、𠂔，釋𡵓，音亂，字義與𡵓同。」又：「從阜、𡵓聲，當釋𡵓，是地名。」¹²⁵ 文中稱𡵓有捕繫之義，可引申為統治、治理。又，𡵓的形義，同𡵓的古文𡵓。𡵓可假借為蠻，故推測𡵓亦可假借為蠻字。𡵓的由來，或因其地臨近蠻方。¹²⁶

容庚隸定作「𡵓」。¹²⁷ 陳漢平懷疑是「蠻」字古文：

據《說文》𡵓字古文作𡵓；又形聲字形傍從𡵓，從山或可通用替代，如《說文》𡵓字古文作𡵓，故疑此𡵓字為蠻字古文，為先秦蠻氏之蠻本字。¹²⁸

各家異說，或可存以俟考。「𡵓伯」與「奚子」究竟有甚麼關係呢？「𡵓伯」是甘肅靈臺白草坡西周墓群二號墓的死者。據甘肅省博物館文物隊所記，「𡵓伯」或者是受命統治蠻方的首領¹²⁹ 是殷的權貴，與𡵓伯同宗：¹³⁰

𡵓伯既封於黑水，按以地為姓的習慣，其邦族應姓黑。黑姓，《潛夫論》列為殷王族子姓微子之後。¹³¹ 那麼𡵓伯一族也是殷的權貴，……從墓地看，𡵓伯至少是𡵓伯的同宗，也應如此。¹³²

據考證𡵓伯、𡵓伯的伯為一邦之長，可以隨分封而調動。西周早中期金文中，伯多半是作戰將領，有的還專門統轄軍隊，受周王朝或高一級諸侯節制，各鎮一方，𡵓伯、𡵓伯即此類人物。¹³³

𡵓地，史書並無記載，據甘肅省博物館文物隊所記，𡵓地在蠻方以南，與𡵓地相去不遠：

𡵓𡵓二地，史書無載，但可據古黑水位置推知大概方位。今天涇水有三條支

流猶名黑水：一是鎮原縣蒲河上游；二是靈臺北境的盩溝河，又名黑河；三即達溪河。《重修靈臺縣志》說它「東至邠縣梁山入涇，邠志所謂梁山黑水即此」。《太平御覽》引《漢官解詁》：「涼邠黑水」，胡廣注：「居邠國」。看來，古黑水即達溪河，黑伯的封地黑在密須以東的達溪河中下游是毋庸置疑的，這與M1的地望也相符合。至於陞，目前雖無法確指其地，但必在蠻方以南，與黑地相去不遠。¹³⁴

據陳槃所考，奚仲封於薛，後遷邳；薛城在山東兗州府滕縣西南四十里；邳在今江蘇邳縣東。（見上節）可證薛國不在甘肅，徐氏推測「奚伯」是奚仲的後代，恐無確據。何況無法證實「奚子」即奚仲的後代，更難於推斷「奚伯」與「奚子」的關係了。

六、甲骨、金文「降」字義訓

(1) 甲骨文「降」字的詞義

許慎以為「降」是降下義：「降，下也。從自，夊聲」。¹³⁵ 羅振玉以為：「從自示山陵形。夊象兩足由上而下，此字之意亦但示二足下行。故左右足亦或別或否，《號叔鐘》亦作降。」¹³⁶ 吳大澂亦以「降」為下義：「降字從自，從二足跡形。陟降二字相對。二止前行為陟，倒行為降。後人但知止為足跡，不知夊、夊皆足跡也。自夊變為𠂔、𠂔，變為𠂔、𠂔，變為𠂔，古義亡，而𠂔、𠂔、𠂔等字皆失其解矣。」¹³⁷

李孝定引羅氏之說，以為從自、夊會意，而夊亦聲：

夊為步若止之反到文，象兩足下降形。字乃從自夊會意，夊亦聲。及後夊為二足下行之誼湮，許君遂以純形聲解之耳，羅說是也。卜辭每言「帝降堇」與許訓同。又云「降盡千」（《前》8.5.1），疑當解為降服。降、訓下，降服則相下也，乃下之引申誼。許君以服詁夊，是以夊為夊服專字，降為下降專字。實則夊作𠂔，亦但象下降形耳。金文作降（《大保簋》）、降（《毓且丁尊》）、降（《大豐簋》）、降（《散盤》）、降（《宗周鐘》）、降（《匚皇父簋》）、降（《號叔鐘》）並同。¹³⁸

李氏指出「降」為下也，引申作降服之義。

徐中舒《甲骨文字典》降字下收五文，作「𠂔」、「𠂔」、「𠂔」等形。¹³⁹ 徐